春秋集義

七

詳校官通政使臣夢　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春秋集義卷十六

宋　李明復　撰

莊公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謝湜曰戎為魯病故公伐戎

曹殺其大夫

謝湜曰凡大夫無罪而死者唯書大夫不書名大夫

文淵閣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君之股肱也書大夫以見其有股肱之力也大夫有股肱之力而不以其罪殺之君之過也君不以罪殺大夫而輔臣不能諫大臣不能救國之罪也故書國以罪其國

胡安國曰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于天子而擅殺之也義繫于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于人則兼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然殺大

夫而曰大夫與謀其事何也與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是殺者不得于君之大夫也所謂義繫于殺者罪在于專殺而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録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小大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于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于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

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書于策備天子之禁也
凡諸侯之大夫方其正交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上
卿止錄其名氏至于見殺雖曹莒小國亦書其官或
抑或揚或奪或與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
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謝湜曰詩曰濯征徐國書曰徐戎並興徐戎類也徐
爲宋病故齊魯爲宋伐徐

胡安國曰按書伯禽嘗征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為
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公伐徐者必戎與徐合
兵表裏為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畢師少而公獨
親行其不致者役不淹時而齊宋同會則無危殆之
憂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謝湜曰伯姬魯女洮魯地女有歸寧于國無出會于

境洮之會在魯有敗禮之愆在杞失正家之道
胡安國曰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狩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僖公之于季姬典訓亡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程頤曰同志而盟非率之也

謝湜曰鄭文公背楚復與諸侯同心故稱同盟明年荆伐鄭公會二國救鄭然則鄭苦于楚欲與中國同盟可知也

胡安國曰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于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于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于齊矣至是齊桓強盛有霸中國攘

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于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于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于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得衆也視他盟為愈矣呂祖謙曰同盟于幽陳鄭始服于齊此處最要看蓋前服楚故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程氏雜說曰公子友如陳葬原仲人臣之禮無外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公子友違王制委國事私會他

國大夫之葬其譏可見也

謝湜曰諸侯相葬禮也列國大夫相葬非禮也人臣無境外之交卿非君命不越境公子友以私事出境葬大夫其專命僭制不待貶絶而自見矣

胡安國曰公子友如陳葬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季子之私行而無貶乎曰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内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

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誣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圖婚其後陳莊子死赴喪于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之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之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春秋深貶王臣以明始亂備書諸國大夫無譏焉則以著効也凡此皆其正本之意

楊時語録或問陳莊子死赴于魯縣子謂繆公哭之
而曰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夫哭之也以畏何也
曰以言世有然也非古之禮也若古之大夫則束脩
之問不出境故生無相問其死也何赴告之有哉後
世國亂而君昏為臣者交政于中國故生則同盟死
則赴告非禮也故春秋書之所以著其罪也
呂祖謙曰卿非君命不越境如季友如陳蔡原仲非
也

冬杞伯姬來

謝湜曰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殁則使卿故衛女思歸寧而不得作詩以自見也伯姬非歸寧也其至魯非禮也故直書來女子之性縱之則驕伯姬爲杞國婦而會之于洮失防閑之道矣然則姬違禮驕恣皆莊公兆之也

胡安國曰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

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于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程氏學曰莒慶來逆叔姬人臣之禮無外交故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以莒慶國卿而與魯為婚是外交也不書逆女而云逆叔姬以别卿為君逆也不書歸者以累乎魯也宣五年齊高固及子叔姬來非禮尤甚

謝湜曰慶不氏未賜族莒慶以國卿婚于魯臣子以

私事交于諸侯也臣子外交而大夫犯分干政之患由此熾矣故公子友葬原仲于陳莒慶逆叔姬不書女以别卿爲君逆也女適大夫不書歸者不與其外交絶之也

胡安國曰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别也何以書諸侯嫁女于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

謝湜曰伯姬在魯故杞伯亦來朝也稱伯非侯爵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謝湜曰城濮衛地杜氏謂將討衛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又見綱領下

程氏學曰春秋之義微顯闡幽者謂是類也齊人伐國之罪其文可見而衛人與戰之罪不變文不足以明之何者彼以不道加諸我已當持義而不戰上可

以訴諸天子下可以告于諸侯或備其疆埸折之文
辭斯亦可矣奚為忽然興師遽與之戰哉是謂以桀
攻桀何較曲直乎故聖人特書曰及所以明微也
謝湜曰齊人伐衛以衛有可伐之罪也衛人有辭不
服故與齊人戰焉衛人力不勝齊故敗績桓公威力
可謂盛矣然伐國不以道則雖小國有至舉兵相敵
終于卒伍敗衂而後退焉者也故孟子曰以力假仁
者霸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桓公以仁義用兵特假

之而已安能使人心服哉故齊人之伐衛也上書伐下書戰以著衛人無服齊之心也觀衛人心不服齊而齊桓無服衛之德由此見矣春秋戰分主客戰而為主者其罪大戰而為客者其罪輕以戰由主起故也齊人以兵來伐我苟直焉以義辨吾之直而勿與之校可也謹邊陲嚴備守需其變而勿與之爭可也上訴天王下告列國求為之助則解其危可也若夫不恤民命而以戰為心則助反在我而不在人罪反在

此而不在彼矣然則春秋以齊人主伐而以衛人主
戰者以明兩國之戰由衛人欲戰所致也戰之為禍
大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皆戰之由也故
仁者之兵有征無戰邦國有罪以兵誅罪而已服則
舍焉未嘗以戰為事也邦國有亂以兵定亂而民順
則止焉未嘗以戰為事也用兵而至于戰者皆好功
嗜殺而輕民命也故春秋以大罪歸于首戰之人
胡安國曰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

人見伐而受兵則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嘗伐周立子頹至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徼康叔不泯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徼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詞伐罪方以是

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
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呂祖謙曰王賜齊侯命使伐衛周所以衰者只縁此
齊亦未肯十分著力只是略應命耳又曰取賂而還
桓公做事管仲亦有調護不得處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謝湜曰文公與諸侯同盟故荆伐鄭聘稱人進之也
伐復稱荆狄之也蠻夷淩犯中國久矣天子不能制

方伯不能却小國困于水火亦久矣方是時荆以不仁伐鄭而三國能出力救之三國與鄭同盟而復能與之同患小國有息肩之地矣書救鄭善之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急恤鄰之義也故書救鄭善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桓公主兵攘夷安夏之事見矣

冬築郿

程頤曰春秋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又曰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重于用民力也

謝湜曰凡土功築髙墉曰城築基築垣牆曰築郿非獨城而已故稱築

胡安國曰郿邑也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築囿則書築郿邑而書築者創作邑也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于其所不必為也則非人君之心矣

大無麥禾

謝湜曰無麥苗言稼無麥禾言食內外倉廩困乏之故大無麥禾無麥苗以大水無麥禾以用度無節不知圖國用審歲計故及冬乏食而後知何休謂秋水所

傷誤矣莊公即位二十八年興師者十二會盟者九若狩禚納幣觀社皆非事而出境者也若丹楹刻桷築郿皆非法而興工者也費用可謂不節矣出之而不知計之用之而不知節之故築郿之後麥禾不足以周一歲之備也

胡安國曰麥熟于夏禾成在秋而書于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浸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于歲杪而

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廪皆竭之詞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敢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為國故下書臧孫告糴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不知務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謝湜曰告畀辭也凡告有從有不從其得未可必也

國以食為本為國而至于告糴危道也內有窘急之
憂外有陵削之形其國不危者特幸而已書告糴危
之也水旱之變天時所不免也先王豫防以待其變
故雖水旱而不能為之患也無水旱螽螟而至于告
糴則魯之不善為國可知矣古者冢宰制國用必于
歲之抄用地小大視年豐耗量入以為出三年耕必
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又豈有告糴之
困哉

胡安國曰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于齊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愛人為罪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廐

謝湜曰廐以安馬而已亦惡舊而新之莊公好治宫室可知也冬方告糴而春又興工民困之不憂廐陋

之為恤與孔子問傷人不問馬異矣

胡安國曰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絀舉贏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于力則功築罕民勤于財則貢賦少民勤于食則百事廢矣大無麥禾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為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秋有蜚

謝湜曰何休謂臭惡之蟲南方暑氣所生然則蜚不宜有則爲災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謝湜曰叔姬卒于酅公爲之服故書卒前書歸酅後書卒志魯不能安叔姬也

胡安國曰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紀侯去國終不能自立異于古公亶父之去故特書叔姬卒而不卒紀

侯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則微矣

城諸及防

謝湜曰諸防二邑諸役纔已防役又興書及著其不恤民力也凡土功苟害于民雖時勿興可也左氏以為書時誤矣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

謝湜曰非事宿兵于境故書次

秋七月齊人降鄣

程氏學曰齊人降鄣鄣微弱小國齊肆其强力脅而服之也不書鄣降而曰齊人降鄣者以齊之强故罪之深以鄣之弱故責之薄也春秋之義抑强扶弱而已若郕降于齊師則義在責魯故云爾

謝湜曰郕降郕人服齊而降之也降鄣齊人逼鄣而降之也降者在郕故曰郕降降者在齊故曰降鄣書曰降鄣而不曰鄣降者非齊之强閔鄣之弱也其降

也責齊不責鄣而春秋抑强扶弱之義見矣取國遷國皆滅也徐人取舒宋人遷宿齊人降鄣不書滅者取之遷之降之以為附庸而未絶其祀也

胡安國曰降者脅服之辭前書郕降于齊師意責魯也此言齊人降鄣專罪齊也鄣者紀之附庸微乎微者也齊人不道肆其强力脅使降附不書鄣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人之强故罪之深以鄣之微故責之薄春秋之法扶弱抑强明道義也霸者之政以强臨弱

急事功也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謝湜曰紀叔姬之卒魯哀叔姬而葬之故書葬死能葬之而生不能安之以其有親親之心而無親親之道也紀被難魯不能救而紀侯去國叔姬窮無所託魯不能存而叔姬歸酅魯無親親之道可知矣

胡安國曰滅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紀侯既卒

不歸宗國而歸于酅所謂秉節守義不以事故而睽
婦道者也故繫之于紀而録其卒葬先儒謂賢而得
書是也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勸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冬公及齊侯遇于
魯濟
謝湜曰夏次于成冬遇于魯濟著其非事勞民故也
呂祖謙曰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山戎在周為玁
狁在漢為匈奴在唐為突厥燕是北燕即今燕山南

府

齊人伐山戎

謝湜曰山戎病燕齊越千里出兵伐之得攘戎之義也

胡安國曰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亦未嘗興大衆出侵伐故魯莊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耳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

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譏之乎桓不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議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舍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之役何以美之其謂退師名陵責以大義不務兵交而強楚自

服乎觀此可以見聖人强本治内柔服遠人之意矣

又曰古者不以蠻夷猾中國春秋内諸夏而外四夷

齊侯伐山戎為燕闢地貶而書人者勤遠略也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謝湜曰宫室苑囿不足以遂游觀之樂故築臺于郎

胡安國曰何以書厲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

侯有時臺以候四時去國築臺于遠而不縁占候是

為游觀之所厲民以自樂也厲民自樂而不與民同

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其能獨樂乎

夏四月薛伯卒築臺于薛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程氏學曰齊伐山戎得其捷齊侯躬來誇示以威我而聖人書曰來獻者抑之也强者抑之弱者扶之春秋大公之義也僖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義與此同楚子稱人者尤以蠻夷始盛伐中國而誇其捷故貶而人之

謝湜曰軍事以捷爲功故勝敵為捷詩曰一月三捷

是已以功告上爲獻獻臣子之禮也詩曰在泮獻功是已齊之克山戎也齊侯躬以戎捷耀魯將以震動小國而威之也春秋退抑齊侯而書曰來獻獻黜其強也黜其強者不與大國以威陵諸侯也齊大國也來獻戎捷卑者之事也以卑者屈辱齊侯而春秋抑強扶弱之心見矣夫搆禍邀功使生民陷于荼毒以好戰者為之患也沮直害忠使忠良困于沉溺以恃強者為之患也故春秋紀兵不美戰功其為道也不與

强凌弱

胡安國曰軍獲曰捷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獻者下奉上之詞齊伐山戎以其所得躬來誇示書來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賞邊功以沮外徼生事之人得春秋抑戎捷之意

呂祖謙曰獻捷有二如襄八年邢丘之會鄭獲司馬燮獻捷于晉此謂獻因之謂捷二十五年鄭伐陳子

産數俘而出此謂獻其功而不獻俘如齊獻捷是獻其俘也公羊以為威魯恐不如此

秋築臺于秦

謝湜曰害民以興土功耗財以供不急放心以事盤游作非法以遺後世乃一歲三築臺而後已莊公之過也

冬不雨

程頤曰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城小穀故冬書不雨閔

之深也

謝湜曰不雨亦旱也謂之不雨者遠近傒雨咨嗟之辭也冬民種需雨之時天不為雨遠近咨嗟今乃土功不息而民事不以為念書不雨著莊公無恤民之心也謂之不雨者以明人事感動陰陽而天不為雨也前書三築臺後書不雨則天之不雨出于人事感動陰陽亦可見矣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謝湜曰小穀管仲私邑城小穀齊之事也齊之事而魯人爲管仲城之不書齊譏公以齊國之事爲已國之事也冬不雨可憂而春猶以他國城築為事公無恤民之心甚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謝湜曰遇無敵主故春秋因遇以正王爵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謝湜曰牙以公子爲公室患稱公子著其骨肉相殘

也世子未立牙欲廢子立弟季友不以國法肆之市朝而以君命命之飲酖而死親親之道也故書卒

胡安國曰牙有無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公羊以為善之也季子殺母弟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曷為不直誅而酖之使託若以疾然親親之道也陸淳曰季子恩義俱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以示無譏也得之矣

呂祖謙曰季友殺牙而不殺慶父何故葢兄弟之間

既殺一人已是甚不得已安可又殺慶父盖殺叔牙者但欲孤其黨爾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謝湜曰公薨必書其所謹凶變也遇弑則不地故也莊公宣公成公薨于路寢正也僖公薨于小寢文公薨于臺下襄公薨于楚宮定公薨于高寢不正也隱公閔公不地以明不得其死也桓公薨于齊以明遇禍于齊也昭公薨于乾侯以明客死于晉也路寢一

人之正寢也世子朝夕視膳之地也卿大夫宗族問安之所也國君考終于正寢則姦邪陰嬖無覬覦窺伺之心而邪謀息矣故曰薨于路寢正也

胡安國曰趙氏曰君終必于正寢就公卿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若蔽于隱是女子小人得行其志矣然則莊公世嫡承國不為不貴周公之後奄有龜蒙不為不強即位三十有二年不為不久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幾至亡國何也大倫不

明而宗嗣不定兵柄不分而主威不立免其身幸矣

冬十月己未般卒 又見綱領中

謝湜曰嗣子立未踰年其位猶統于先君死則書卒不書地降成君也稱子不稱君一年不可二君故也未葬則名父前子名故也既葬則不名君道已伸故也子被弒不書諱之也莊公驕侈怠荒久矣上有星日可憂之變下有蜚蜮不虞之異方是時不知恐懼自省以求庶政乃有無名之次不義之圍非正之法

非法之如非禮之遇加以勞民動衆工役累歲不休失先王克謹天戒之意矣故前則喪師敗績于齊後則叔牙慶父之難起而世子不得保其身繼以閔公遇禍而社稷幾至危亡然則有國家者豈可不以畏天為意者耶

胡安國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圉人犖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犖賊般成季奔陳立閔公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懟

父母君子以爲猶告也莊公過時越禮謬于易基乾
坤詩始關雎大舜不告而娶之義甚矣而子般乃孟
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終路寢而
嗣子見弑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為戒哉
呂祖謙曰共仲賊子般古人重于立家法亦非徒然
魯自文姜以來家法不正生出許多禍亂弑桓般閔
三君殺叔牙慶父二卿及哀姜一婦人皆因其淫亂
至此如圉人之戲女公子莊公視以為常相習以成

風而不以為事公曰不如殺之既為君自可殺之何必使他人殺之以見其昏弱之如此以文姜之事觀之見得曲禮内則皆非繁辭

公子慶父如齊

謝湜曰閔公雖立季友出奔魯國權出慶父故慶父結好于齊

胡安國曰子般之卒慶父弒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

臣相康王方是時掌親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
名奭命仲桓南宫毛取二干戈虎賁百人于伋以逆
嗣子伋雖掌兵未有宰臣之命不敢發也名公雖制
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伋亦不承也兵權散主不偏
屬于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
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于餘丘法不
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
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

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謝湜曰中國德威不振故狄為邢難

呂祖謙曰桓公始霸之初狄滅衛又伐邢見得當時外服憑陵中國如此之甚向非桓公封衛遷邢則中夏之淪胥正不知伊于胡底孔子所以予桓之霸多與詞也豈獨漢陽諸姬盡於強楚哉

春秋集義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十七

宋 李明復 撰

閔公

程頥曰閔公名開莊公子惠王十六年即位閔謚也

在國逢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

謝湜曰莊公薨子般遇難其位不得受之先君故不

書即位

胡安國曰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無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内不承國于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于王者也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賛主人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于天子也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

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齊人救邢

謝湜曰邢小國齊救邢邢大國之義也

胡安國曰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次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榆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

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于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謝湜曰國亂故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謝湜曰左氏謂盟復季友葢閔公之立賴季友維持

故公與齊盟而復之

呂祖謙曰是時閔公方七八歲安能自會如此蓋縁國人上下皆惡慶父而賢季友故欲復之如公與齊盟亦國人左右扶持他去雖當時國亂猶能惡慶父而復季友此亦見魯秉周禮處

季子來歸

程氏雜説曰閔元年秋季子來歸莊公既薨子般被殺魯國方危而慶父未討公子友賢而在齊國人思

得以安社稷故公為落姑之盟以請復而來歸書曰季子而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

謝湜曰公子將亂魯而季友以命誅之世子之位將傾而季友以力扶之季友忠于社稷可知也子般遇禍閔公冲幼逆賊未討而内難未寧方是時得季友則社稷可安不得季友則社稷可危覩落姑之盟思得季友以寧魯國則國人倚頼季友之心可見矣故季友之反國也書曰季子嘉之也書曰來歸美之也

胡安國曰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自外至者爲歸是嘗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弑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内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落姑之盟以請于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没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矣隱惡而揚善舜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孔子也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

春秋也明此可以畜納汙之德樂與人爲善矣其不稱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嚚訟周厚本支而庸旦仲黜蔡鮮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內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又曰春秋不與公族大夫專政用事而以親賢為急季子來歸不稱公子者言其自有賢德為國人所喜

不獨緣貴戚之卿此有國家者之所急也

朱熹語録或問季友之爲人曰此人亦多可疑諸家多言季友來歸為聖人美之之辭據熹看此一句正是著季氏所以專國為禍之基季友之罪與慶父不争多但歸後能平難魯人歸之故如此說況世執魯之大權人自是畏之史官書得如此好孔子因而存此蓋以見其執權之漸耳

冬齊仲孫來

程頤曰冬齊仲孫來左氏紀其事曰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君其務寧魯難以親之考之經意為合不曰齊侯使而直曰仲孫來者齊侯使來觀魯而使于我也曰仲孫其字也時莊公新薨嗣子既弑閔公方立慶父猶在國之危也甚矣向使齊取魯易于反掌而仲孫能

俾齊侯務寧魯難有全國之功故特書其字以褒之
謝湜曰仲孫齊大夫湫其名仲孫其字也齊侯使仲
孫來省難有窺魯之心焉仲孫告齊侯以去慶父親
有禮因重固有恤魯之心焉方是時閔公幼弱慶父
凶逆使桓公揺足于齊則魯國千乘之封不待兵革
相交而東手入齊矣仲孫不乘危以幸功不襲災
以生變乃能使齊侯寧魯難而親之其安邦全國之
功大矣故仲孫之至魯也書仲孫而不名嘉之也直

書來顯仲孫惡齊侯也仲孫之出非齊侯使來恤我也齊侯使來聘我也春秋上不書使而仲孫安魯之功由此見矣下不書聘而齊侯窺魯之心由此見矣胡安國曰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鄰有弒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職以奉天討而更使計謀之士窺覘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

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田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强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于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弒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爾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胡宏曰二帝三王施仁政定天下盡道而已非有利天下之心也五霸仗義結信摟諸侯奬王室謀以自

强大非有正天下之心也五霸桓公為盛忿不懲而滅譂慾不窒而窺魯其心源可考矣雖力行信義豈其如日之晝如月之夜不可離乎使其無死安知其不恚驕氣溢而後有失信棄義之事哉惟其執之不敢中道廢是以得成霸者之名爾此孟子之所謂假也今有人假人之器以為用方其用也謂之非已用可乎為已用矣謂之文具而實不從可乎用之未歸以至于没身孰曰非已有乎五霸假信義而未歸則

既有之矣其得罪于三王何也以其有爲而為之也

此王霸所以分乎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謝湜曰陽微國齊偪而遷之故曰遷陽上尊王室下撫列國天下可合而一諸侯可臣而役也桓公務殖土地為一國私計而已或降鄣或遷陽皆迫而并之非心服也故諸侯或叛或從夷狄或順或逆而不純乎先王之業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程頤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是合祭之義禘從帝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于其前是為禘也諸侯無所出之帝只是于太祖廟羣廟之主合食是為祫魯所以有禘者只為得用天子禮樂故于春秋之中不見言祫只言禘言大事者即是祫言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即是合食閔僖二公之義若時祭當言有事吉禘于莊公只

是禘祭言吉者以其行之太早也四時之祭有禘之
名是禮文交錯
張載曰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為不禘明
矣至周則以祠為春以禴為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
四祭為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故夏商諸侯夏時
一祫王制謂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
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禘于夏周為春
夏嘗于夏周為秋冬作記者交舉二氣對互而言耳

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耳嘗以配之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如追賞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祫而五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礿犆祫禘祫嘗祫烝既以禘為時祭則祫可同時而舉所以物薄而猶從舊諸侯礿犆如天子禘一犆一祫言于夏禘之時止于一祭特一祫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于此矣下又云嘗

祫烝祫則嘗烝且祫無疑矣若周制亦嘗闕一時之
祭則當云諸侯礿則不禴禴則不嘗云
又曰禮不王不禘禘字從帝則是推本必至于生物
之帝也在古則但推之于所出之帝若言報本則庶
人得祭天故聖人制法以禘獨歸之王者不如是人
人皆可以祭天祫者合祭羣廟之主禘則既祭及于
毀廟雖百世皆祭又禘其所出之祖最為大祭
謝湜曰魯禘之失者三諸侯而行禘禮其失一也禘

不于太祖而于莊公其失二也二十二月而吉祭其失三也其功大者其禮備其德盛者其澤遠王者兼天下之奉備萬物之養故親親之仁尊尊之義上達于始祖故禮不王不禘諸侯而行禘禮僭祭之大者也新主入廟則親盡之主入祧新主驟而入廟居處弗安親盡之主驟而出廟子孫之心悽惻故先王因設大禘會羣主相見于廟而叙昭穆以享之享禮既終新主隨親主入廟親盡之主隨毀廟之主入祧如

是而後死生安焉故喪畢而禘近以奉安新主遠以奉遷親盡之主者也故禘必于太祖之廟禘不于太祖而于莊公失禮之大者也生事畢而死事始喪事畢而鬼事始哀戚未終而吉事舉焉乃人子無三年之愛于其親也故孝子三年哀慕哭泣上食上飲一以生禮事之二十二月而吉祭忘哀之大者也莊公未可以稱宮廟故不書宮

胡安國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

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于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諸侯爾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于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于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不言祫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

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

四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

朱熹曰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于

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

呂祖謙曰吉禘于莊公禘有兩般有常禘有三年喪

畢而後禘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晉人荅魯穆

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是三年喪畢乃為禘也喪

畢而為禘祭如致新死之主于廟也僖八年禘于太

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皆是常祭

秋八月辛丑公薨

謝湜曰遇難故不地賊不討故不書葬

胡安國按左氏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魯史舊文必以實書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于刪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爲子隱子為父

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春秋有諱義葢如此禮記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弑葢習于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弑也何以傳信于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獨至于是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事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

施之于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矣

呂祖謙曰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閔公見弒雖出于不測亦是季友失照管處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謝湜曰閔公之死哀姜與知故哀姜避難出奔書孫諱之也哀姜閔公之母也哀姜雖有與知殺子之罪而無危害社稷之心其罪固大矣而義未絶于魯也故其出奔也春秋存其姜氏而未加絶也文姜哀姜

王法皆在所治也然文姜以妻得罪于君者也哀姜以母得罪于君者也哀姜之罪與文姜異矣故春秋立法不同男女人倫之本也男女不正則亂生故文姜至不以禮而其終襄公之難發于齊哀姜入不以禮而其終慶父之難發于魯春秋志其亂禮于前而著其產禍于後所以為天下戒也

胡安國曰夫人稱孫聞乎故也不去姓氏降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于復讎春秋深加貶絶一書再

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絶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于前慶父之無君繼動于後圉人犖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憯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

法如此所謂治之于未亂保之于未危不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謝湜曰慶父通國母弒二君季友力未能討故慶父出奔公羊謂緩追逸賊親親之道誤矣慶父國之大逆慶父雖縊不以國法正其罪而絕之與賊不討同故慶父死不書刺

胡安國曰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

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設以聖人處之期月而已可也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弑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强齊之援内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于其易為大于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

所以深惡其緩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悞將相交懽而內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宜易于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也況于慶父巨姦七百里之侯國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宏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

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此極故書孫邦奔莒為後世之永鑒也

呂祖謙曰季友既出魯似無人他何故奔只緣共仲罪大惡極國人不容不得不出觀此亦可見魯秉周禮處

冬齊高子來盟

程頤曰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卹魯

程氏學曰齊高子來盟不書名襃之也不稱使者齊侯使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魯而後結盟爾有安危存亡之功故特書子子者男子之美稱所以善之也春秋章善癉惡一字為襃貶非聖人孰能修之此與仲孫來事義略同

謝湜曰禍莫大于篡弑危莫大于無君魯國兩遭弑逆其難可謂大矣齊桓職為盟主國為鄰國輔新主以固民心除凶類以消國孽侯伯之職也為齊桓者

無恤魯之心也特使高傒出視魯難而已高傒至魯然後結盟以定僖公由是大難賴之以息魯國賴之以安其存亡繼絶之功大矣故高傒之盟于我也書曰高子嘉之也書來盟不書使以明存魯之功出于高子也子男子之美稱季友高傒皆曰子以褒功也般卒之後慶父如齊閔薨之後慶父奔莒齊桓無救魯之心于此見矣仲孫之來高子之盟皆不言使齊桓無安魯之心于此見矣

胡安國曰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
賢之也何賢乎子莊公薨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
乎内魯于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
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
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絶一定不可
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
美談至于久而不絶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
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

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謝湜曰荆之伐鄭也齊人救鄭而已未有討荆之伐也狄之伐邢也齊人救邢而已未有討狄之伐也故狄復入衛則其為患非特伐邢而已載馳傷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定之方中美衛文公徙居楚丘然則狄之入衛也國人分散衛已滅矣自文公徙居楚丘建城市營宫室而衛國復興則狄未能滅衛而有之故

入衛不書滅

胡安國曰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煩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盡削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墻有茨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録于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為戎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攷于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于殺身敗家而亡其

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于
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鄭棄其師

程氏雜說曰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境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顧此詩序則鄭棄其師灼

然著矣
楊時曰閔二年書鄭棄其師觀清人之詩序可見矣文公惡高克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名遂使衆散而歸豈非棄其師乎蓋惡其人而使之將兵外之兵何罪故止罪鄭
謝湜曰鄭師衆散而歸非師潰也鄭棄之也將庸而委之師師老而無還棄師之道也國以師為本師存則國安師亡則國危師而棄之是棄國也其為患豈

特一高克哉書曰鄭棄以不智罪鄭而危之也

胡安國曰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高克將兵禦敵于境陳其師旅翺翔河上久而不名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

我所制爾故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逺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什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于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于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

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呂祖謙曰鄭人使高克師師次于河上他何故次于河上葢當時狄既滅衛聲勢甚大却節次須為防備衛在河北鄭在河南其相去亦甚近

春秋集義卷十七

春秋集義卷十八

宋　李明復　撰

僖公

程頤曰僖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惠王十八年即位僖謚也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謝湜曰閔公遇難其位不得受之先君故不書即位

季友不死子般閔公之難不能速討逆賊固有責矣然去叔牙奉子般以正國嗣立僖公逐慶父以安社稷友之力也

胡安國曰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于是焉以成風所屬而季子立之内無所承也嗣子定位于初喪而魯使不告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於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于先君

者父子之倫請命于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受之于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于王者也受之于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于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程頤曰齊未嘗興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爲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

或問程頤邢衛為狄所滅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當時夷狄橫而中國微桓公獨能如此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為其功如此也觀晉室之亂劉石猖獗于中原當是時只爲無一管仲故顛沛如此然則管仲之功後世誠難及也曰若以後世論之其功不可謂不大自王道觀之則不足以為大也今人只爲見管仲有此故莫敢輕議不知孔孟有為規模自別見得孔孟作處則管仲自小曰孔孟如何曰必

也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雖有夷狄安得遍至中原乎如小雅盡廢則政事所以自治者俱亡四夷安得而不交侵

程氏學曰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言救邢謂其志于義也言次于聶北以見其不及事故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其不及事尤可見矣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其志于義尤可見矣春秋之時諸侯交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又況于蠻夷猾夏

者哉然而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討當是之際有能奔命而救之者雖行師不出于天子未合于王道之正而權事度情亦云善矣可不與之哉凡書救者皆善之也其間輕重襃貶則各存乎其文矣

胡安國曰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以譏救邢之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故救患分災于禮為急

而好攻戰樂殺人者于罪為大
又曰春秋以用兵侵伐為戒獨至于救患分災惟恐
次止遷延而欲其速也故伐而書次者其次為善次
于陘美之也救而書次者其次為貶次于聶北譏之
也以此見聖人之情矣
呂祖謙曰諸侯救邢初間狄伐邢齊已救了今何故
又救邢盖初間救邢之時狄人雖退却去伐衛衛與
邢相近狄既滅衛後遂乘滅國之威又去伐邢所以

桓公帥諸侯之師再去救邢然不便去救邢却次于聶北而又不速進師者何故葢桓公是霸主夷狄與中國相為盛衰勝負于此乎分萬一小敗狄人便自此來侵中國此不得不謹所以未敢輕發直待邢潰是突圍而出方敢乗其勢亂而救之

又曰齊桓公始霸之初狄滅衛又伐邢見得當時夷狄淩中國如此之甚向非齊桓之霸封衛遷邢則中國幾何而不淪胥為夷狄此孔子所以有微管仲吾

其被髮左衽之嘆也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謝湜曰邢有狄難諸侯師師救之邢遷夷儀諸侯師
師城之邦國之義也雖然以三國師衆之盛可以攻
狄而攘之矣次于聶北而後進焉則其救邢緩而不
急也救難如救溺緩而不急則失救之道矣邢之受
禍如在水火之中也三國次于境上至于六月不進
而狄無退心師至其國則邢人已為兵刃之血矣故邢

廹危亡以至遷于夷儀邢之遷三國綏師之過也與其次而後救不若不次之為善也與其遷而後城不若不遷之為善也力足以討暴折難而遷延後時故聶北之師書救書城以著其善書次書遷以著其惡胡安國曰書邢遷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與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于遷徙

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謝湜曰夷齊地哀姜薨于夷齊桓取而殺之也齊人以歸者以哀姜之喪歸于齊也哀姜之得罪也以母與知殺子而已義未絕于魯也哀姜之罪天王在所治爲天吏者可得而誅也桓公父母之國也宜以親親之恩爲之隱也以罪討而殺之非父母國之道也

身未絶于魯而齊人以歸非父母國之義也殺非其殺歸非其歸齊失正也哀姜出奔書曰夫人姜氏孫于邾為之諱其奔也其見殺也書曰夫人姜氏薨于夷為之諱其殺也其喪至也書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其葬也書曰葬我小君哀姜觀春秋所書則哀姜于魯可知矣

胡安國曰夫人薨不地其曰薨于夷何也桓公名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為盟

主義得舉法是覇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讐毋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絶者復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

楚人伐鄭

謝湜曰楚入春秋爵號不通中國故莊公之世楚惟稱荆至其一來修聘始進稱人僖公初政令與中國相通荆始改號稱楚自此用兵侵伐皆進稱人方是

時楚雖益熾齊桓能制其強故終桓之世楚惟稱人而不與中國會盟及桓之歿也其權勢與中國相抗始以人會列國盟于齊又以人會列國盟于鹿上至盂之會執宋公伐宋楚遂書爵而位列陳蔡上以示楚日強大而中國不能制也自是楚見于經皆與中國並故君則稱爵卿則稱名其官稱大夫其爵稱公子衆則稱師微則稱人或人以示貶或名以示絶赴告之禮行而書卒書名聘問之禮詳而書卿書使以楚

之禮法皆循中國故也

胡安國曰楚稱人寖强也莊公十年敗蔡師虜獻舞固已强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于經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夷狄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其猾夏復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入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謝湜曰左氏謂謀救鄭櫻宋地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謝湜曰哀姜之死魯人歸怨于邾故公敗邾師

胡安國曰櫻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櫻又敗邾師于偃于此責公無攘夷狄安中國之誠矣凡此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謝湜曰慶父魯之逆臣莒人以慶父之賂興師不義之大也出不以義進不量力故公子友敗莒師獲莒挐莒大夫之帥師師者也大夫師敗而身獲于人不智之大也書獲罪之也列國大夫皆王臣也以戰為事而獲人之卿公子友之罪也度德量力用師之道也不義不智而身獲于人莒挐之罪也鄭之敗曲在莒已明故不書伐

胡安國曰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

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乎魯魯人弗與為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鋭喻以辭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于兵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此强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謝湜曰齊人以姜之尸歸僖公請而葬之書至自齊

著齊之惡也不稱姜杜氏謂之闕文是也以為貶絶亦不當書氏且夫人之罪未在所絶故也

胡安國曰夫人與弑二君幾于亡國大義已絶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絶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于魯

張栻語録或論哀姜之孫不去姜氏者將以别于文姜也然般閔再弑魯國幾亡其禍亦慘矣子雖不可

以讐毋以先君治之夫豈不可故夫人喪至自齊也

因告至于廟遂去其姓猶存其氏者終有別于文姜

也所謂毫釐有所必計者也

呂祖謙曰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哀姜

于魯大義絶論來魯之臣子當正罪討之于未立君

之前若閔公既立之後亦難討之齊則不當殺魯不

敢殺所以取而殺之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楊時曰齊桓公攘戎狄而封衛未嘗請命于天子而專封之也故春秋書城楚丘而不言其封衛葢無取焉然則木瓜美桓公孔子何以取之曰木瓜之詩衛人之詩也衛為狄所滅桓公救而封之其恩豈可忘也欲厚報之不亦宜乎在衛人之義不得不以為美其取之也以衛人之義而已若春秋襃貶示天下之公故無取

謝湜曰楚丘衛邑衛為狄所滅野處漕邑諸侯為之

城楚丘而封焉楚丘不書衛善魯人視楚丘猶已國之事而城之也諸侯救災恤隣義也勞民以供鄰役非義也城楚丘諸侯之事也魯為之城義也故魯城楚丘不書衛善其視衛之患如已國之患也城小穀齊之事也魯為之城非義也故魯城小穀不書齊議其以齊之事為已國之事也衛之出于漕也詩稱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然則城楚丘齊之功諸侯之力也不書諸侯者齊桓以威率諸侯而城之諸侯心力

未齊故也城不書諸侯而齊桓未能悅服諸侯由此見矣城邢邢既危而後安之者也城楚丘衛既亡而後存之者也邢危而後安之衛亡而後存之雖有安存之力已失安存之道矣故齊桓攘戎狄保邦國雖若安邢存衛春秋皆不美其功也前書狄入衛後書城楚丘則春秋不美齊桓其心見矣夷儀邢已遷故城書邢楚丘衛未遷故城不書衛

胡安國曰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不

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録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賓司几筵設黼扆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漕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城楚丘

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于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其有功于中華甚大為利于衛人甚博宜有美詞以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朱熹曰春秋闕地

呂祖謙曰封邢如何却在遷邢之後葢狄滅衛後盤旋邢衛之間桓公下手未得所以逐狄之緩待狄都退後方城楚丘其勢是如此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虞師晉師滅下陽

程頤曰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為之故以虞為主下陽邑也虢之亡因此故先書虞

程氏學曰虞師晉師滅下陽晉主乎伐虢而虞為首

何也受賂假道以師同伐虢故以虞為首也下陽虢邑也邑不言取而云滅者趙氏謂虢因而亡也不于滅而書之著虞罪也此義明矣葢不為道則晉不得逞下陽既喪而虢遂滅矣聖人所書微旨可見也謝湜曰下陽虢之塞邑也邑不言滅下陽謂之滅者下陽入晉而虢因以亡故下陽書滅以著虢滅之由也著虢滅之由所以罪虞也伐虢晉獻公之謀也然晉師得至于虢以虞為道晉師得取下陽以虞為主

然則虢亡皆起于虞故下陽之難以虞先晉而首其惡也虢同姓之國也虞晉滅虢不名者方下陽之亡虢實未滅故也虞公貪暴君之賂而假之道合兩國會焉

胡安國曰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壁與屈產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宮之竒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强暴以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春秋聖人律

今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祖賜其臣長孫無忌金寶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役于利而不反君賜也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强暴者乎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猶秦有潼關蜀有劍嶺皆國之門戸也潼劒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衰世之意耶

呂祖謙曰此一事知宫之奇之諫必不聽知虞之必可假知虢之必可亡料敵如見自是觀之晉國智謀之士如息者亦自有數至于傅奚齊此叚全不能知却不能先為保護之計何料敵如是之審謀國如是之踈蓋息本非就自身上做工夫專以億度揣摩為事故有著不著處

又曰晉荀息何故知虞有宫之奇蓋荀息是獻公謀臣平日欲經營諸國亦曾下工夫所以知得言其懦

不能強諫葢他國雖有謀臣若是昏闇之人則不能
知此非止得宫之竒之為人亦是知得虞之情性所
以説冀一叚以誇大之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胡安國曰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黄也荆楚天下莫強
焉江黄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
其右臂樂毅下齊先結韓趙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
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逺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

共為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攘夷狄免民于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

呂祖謙曰先理會小者却去理會楚

冬十月不雨

楚人侵鄭

呂祖謙曰齊楚何故欲爭鄭葢鄭介乎兩間齊得鄭則齊强楚得鄭則楚强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胡安國曰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于作主以宗廟則太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其無志乎民亦審

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六月雨

胡安國曰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胡安國曰按左氏謀伐楚也或曰侵蔡次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黄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黄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黄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召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黄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

會自為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謝湜曰齊將伐楚故季友適齊涖盟涖盟者我往受
盟于彼也來盟者彼來受盟于我也盟在彼而我往
臨之故書涖
楚人伐鄭
謝湜曰楚三年再伐鄭一侵鄭
春秋集義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義卷十九

宋　李明復　撰

僖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程頤曰齊桓本侵蔡蔡遂至于楚而伐之責其職貢其行非正也然其所執之事正故人但稱其伐之正而

不見其行事之本譎也是以正掩其譎

又曰桓公伐楚責包茅雖其心未必尊王而其事則正故正掩其譎

又曰伐楚事責之以包茅不貢其名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王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而不尊周管仲亦莫之詰也若實尊周專封之事豈宜為之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言其不以誠為之也

程氏學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若齊桓伐楚不由王命非所謂為天吏則可以伐之者也然楚蠻夷之國强暴僭逆憑陵中夏桓公能奮十國之威一舉服之而天下不胥為左衽者亟其力也故書曰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不遽加兵而楚已服矣故書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彼自服而來求盟于我也然則伐楚之役召陵之盟于春秋之世可謂善矣如成二年袁婁之盟則異于是齊雖强大數侵諸侯國而未若荆楚之暴諸侯為復私怨

而無如桓公之義齊侯使國佐如師非服而來也畏晉之强而賂晉也晉受賂而與之盟我反及彼也故不曰來盟而曰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春秋于王道信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

范祖禹曰齊桓公心譎而行正伐楚是也

楊時曰桓公責楚以包茅不入固非有夾輔王室之誠心而其事則正矣

尹焞曰責包茅不入昭王不反亦謂假仁以行其霸

謝湜曰齊之將伐楚也先以八國之師攻蔡兵始涉境而蔡人潰焉以齊桓威勢之盛也蔡之潰也兵震威行遂以八國伐楚其伐楚也兵不速進而次止于陘桓公伐楚正也假攻蔡以伐楚不正也霸者不純乎王雖義事其心不免乎譎故蔡書侵伐楚書遂罪其師行之不由道也蔡楚與國潰人民奔散之詞

胡安國曰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聲罪致討曰伐

伐楚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詞而有專意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子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譬諸殺人者或曰人可殺與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與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横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遂伐楚

譏其專也欒與人為善茍志于善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又曰春秋重軍旅之事來戰則罪在外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是也往戰則罪在内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是也獨至齊侯侵蔡伐楚駐師于陘則褒而書次楚子遣使則美而書來何也荆楚暴横憑陵中國鄭在王畿之内數見侵伐微齊侯攘斥胥變而為夷矣此門庭之寇所當懲創不可已焉者也

胡宏曰易師左次無咎如齊桓伐楚退師召陵趙充國討先零固守不戰漢高伐項羽舍滎陽成臯而趨宛葉朱儁討韓忠解圍而後復戰皆左次也

朱熹曰據楚當時憑陵中夏僭號稱王其罪大矣如何不理會葢一説著此事楚決不肯便服事勢自然住不得故只尋些年代久遠已冷底罪過及他些小不共貢事去問他想他見無大利害決不深較只要得他稍稍退聽便收殺了此亦是器小故才是器小

自然無大功業

又曰桓文所以有功于王室者葢當時楚最強大時復加兵于鄭鄭則在王畿之内又伐陸渾之戎觀兵周疆其勢與六國不同楚在春秋他國不及其強若非桓文有以遏之則周室為其所并矣

張栻曰王霸之分德與力也以力假仁者以其勢力假仁之事以行之如齊桓責包茅于楚會王世子于首止衣裳之會不以兵車之類是也

又曰春秋無義戰葢不論其得失利害循其本而言之也夫以上征下則有征諸侯不禀命于天子而互相征討動則為不義矣然而彼善于此則有之葢本非盡善也以此而方諸彼則淺深輕重之間有庶幾者耳而其為不義則一也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至于不禀王命而擅用其師則均為不義而已然則一時諸侯當如之何寡怨息爭睦隣撫衆以歲時承事于宰旅或不

幸而為他國之所侵凌理義所在葢不可得而屈也

若是則得之矣

呂祖謙曰楚之憑陵非一日矣如伐鄭蔡而桓公皆不問桓以莊之十五年伯中國而以僖四年始伐楚葢驟加兵于楚萬一不勝則伯威屈矣故遵時養晦至于人强威盛而後一舉而臨之則楚無不服

又曰齊桓公與管仲為伐楚之役苟直責其不共貢職以討之則適投其病楚必稽首而歸罪矣而君臣過

計以不共貢職之罪為不足遂遠求昭王不復之事欲張楚之罪大吾出師之名以蓋侵蔡之私抑不知膠舟之禍年逾數百荒忽茫昧不可考質楚安肯帖然坐受其責乎此所以來水濵之侮也使桓公管仲苟止以包茅責楚而不加以昭王之問則言出而楚服矣尚何待進師至陘而僅得其請盟乎

又曰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齊欲伐楚已經略多年不是因侵蔡後方伐楚本是要伐楚因

侵蔡耳

夏許男新臣卒

謝湜曰上言次于陘下言盟于師許男卒于師不言可知

胡安國曰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名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椑歲一漆之出疆必載椑卒于師曰師卒于

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于理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此說是也夫知死生之說通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于人哉苟得正而無斃焉則無求矣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謝湜曰師之進次于陘也詰楚有義攘楚有力楚國上下畏服皆欲聽命于齊屈完于是來盟完之來盟

楚子遣之也不言使以明上下同欲也桓公服楚以禮故退師盟于召陵召陵之盟非齊迫之也楚人自服而来故書来盟楚為中國病久矣入蔡敗蔡侵鄭伐鄭肆為憑陵中國不絶如綫桓公合諸侯以振華夏之威從簡書以抑僭竊之勢問南征以尊王室責包茅以修王祭兵不血刄師不輿尸干戈一舉而荆蠻稽顙受盟其恵安中國之功大矣故伐楚之師書次于陘善其不以攻戰為事也書屈完来盟善其兵刃

不交而楚人來服也書盟于召陵善其服楚有禮而
不以兵威也孔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由召陵觀之中國得免左
衽之患者豈非桓公之力乎故召陵之盟君子美之
雖然王者之師仁義而已殺一無罪不為也蔡人與
楚為罪輕楚病中國為罪大桓公正楚之罪奉辭出
伐可也若乃假蔡伐楚而先以八國犯蔡則蔡人之
受患者衆矣豈仁人用兵之意哉故蔡書侵書潰伐

楚書遂罪其不正也
胡安國曰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
也其稱楚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名陵
序桓績也桓公帥九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
人震恐兵力强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
復則辭徼與同好則示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
則對以用力之難然則桓公退師名陵以禮楚使卒
與之盟而不遂伐也于此見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

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春秋之盟于斯為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緼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呂祖謙曰齊侯陳諸侯之師與楚屈完乘而觀之齊伐楚何故不興師便來敵齊却使屈完何故葢齊是霸主又是節制之師不可輕犯所以先使屈完來觀葢楚是強國所以屈完之對不肯盡服如責包茅則服之責昭王之不反則不服至齊一說到衆戰攻城

上屈完便不服遂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對其辭終不服以此見楚有人是時子元為令尹亦楚之賢者其才與管仲略相當此對正如司馬仲達對諸葛亮一般

齊人執陳轅濤塗

謝湜曰執濤塗稱人執不以道貶之也桓公與陳南伐强楚師未還返而執其大夫罪其不恕也諸侯出于陳鄭之間以伐楚其返也陳人欲出東方者以師

為之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責人者重而求己者
輕非恕之道也
朱熹曰以執轅濤塗侵曹伐衛之事而視夫東征西
怨虞芮質成則人心之服與不服可見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程頤曰齊命也
謝湜曰杜氏謂受齊命討陳魯為兵主
八月公至自伐楚葬許穆公冬十有二月公孫玆帥師

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謝湜曰夏齊人執濤塗秋三國伐陳冬七國侵陳齊侯以軍道之故困陳而為之病也合諸侯以問罪所恃者賞刑而已賞刑不當則邦國離心非服人之道也書侵陳罪之也魯獨書師者大兵之後復以師出惡其勞民也

胡安國曰楊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皇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

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戮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之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于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敦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詞退舍名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惜乎桓文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

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于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
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
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
不自反乎原其失在于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纔得
荆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髙氏不朝成
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兹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
危懼若將隕于深淵萬方有罪在于一人爭一人有
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

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謝湜曰獻公惑驪姬之譖世子申生不能自辯縊于新城然則申生之死獻公殺之也世子君之貳國之本也信讒邪而殺世子則是為人之君而滅國本也君道于此絶矣父子之道天性也信讒邪而殺世子

則是為人之父滅天性也父道于此絶矣故申生死書殺書世子以著獻公之惡也甚哉嬖寵之為患也體莫重于世情莫重于子嬖寵得志于内讒言得行于外則雖其重為吾世其親為吾子人心之所係屬而不可解者亦且視之如冦讎棄之如糞土矣有國家者其于嬖寵可不為之防哉故春秋明申生之死以為天下戒也

胡安國曰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

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小仁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孽子配嫡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孽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嫡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國家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

以成巫蠱之禍者

朱熹曰申生不辯驪姬看得來亦未是若辯而後走恐其他公子或可免于難

呂祖謙曰驪姬之殺申生國語所載甚詳看左氏與國語相為表裏國語載之甚詳本末具備中大夫里克也左氏則載里克謂之中大夫中立之謀國語載之甚詳當時驪姬欲殺申生而立奚齊所憚者尚有里克使優施以酒飲里克欲以優施說之觀優施以

言動克言人皆集于遠已獨集于枯是言申生之勢已自摧落不可倚恃里克知言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當時里克是一箇正人使克能執志不回則驪姬之計未必行今優施聞里克之語遂告驪姬聞申生之語遂肆行而無忌以國語所載論之所載本末初不同謀殺申生但對優施言然左氏直書中大夫成謀見當時姬憚里克克若能守正不懼殺申生謀必不成克既説中立可以自免驪姬得以肆其謀而無

憚雖不須驪姬謀謂之成謀亦可也大抵姦以作亂不必要人成附但則持兩端中立以為無所與于其間則姦人便可以成謀左氏斷之所以歸中大夫之罪到後面一叚使之歸胙于獻公當時驪姬殺申生之謀獻公已自許他了今特造此一叚事為罪名而已然則殺申生不是獻公不知當驪姬譖言之際論來太子合當便行當時太子謂我辭姬必有罪或使之行謂君實不察其罪皆是不知獻公之心然當時

太子既是不出言甘心待死是以辦一死在了以正
理論之成父之過然而犯逆死罪了己自不是當時
合當便即死又却奔歸于所封之邑須當看這一節
這箇不是變生倉卒時無措如何申生既能全死尚
自當倉卒之變奔歸于邑又不是要恃城郭以作亂
以此見處死却易從容就死則難此無他元無工夫
但則是小心不忍便至倉卒無措其不近道理亦自
可見

又曰晉殺太子申生殺太子而告之諸侯如此等是

大事當告之諸侯

杞伯姬來朝其子

謝湜曰子幼而母以其子出朝非禮也父不故而子

行父事以朝非法也伯姬驕恣若此以洮之會啓之

也

夏公孫兹如牟

謝湜曰牟微國桓十五年牟人來朝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程頤曰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

程氏學曰王世子天子之貳也以王世子之尊而下會諸侯天王失道可知矣此諸侯之卑而敢抗王世子為會諸侯不臣可知矣春秋之法尊君而卑臣抑强而扶弱君道弱矣必扶而尊之臣道强矣必抑而

卑之豈特懲當世之變亂葢將以明天地之大義也故殊會王世子所以示諸侯不可得而抗也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天子之宰固亦尊矣然非世子之足擬故祇書在諸侯之上其他三人雖微同此皆所以尊王命也

謝湜曰小國服從大國親睦率諸侯以尊王室桓公之職也會王世子而不能朝王會于首止而不能入見于周桓公無尊周之實也王世子天王之貳也諸

侯王室之臣也以王世子下會諸侯天王之失道也以諸侯上會王世子諸侯之失道也春秋之義不以卑凌尊不以邪拒正所以明君臣之大義也首止之會以魯及齊不與齊侯主列國也不與齊侯主列國所以尊君而卑臣也殊會王世子不與諸侯抗世子也不與諸侯抗世子所以黜邪而崇正也

胡安國曰及以會尊之也以王子而下會諸侯則凌以諸侯而上與世子會則抗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

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申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祗與王人同序于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

吉也而班位定矣
胡宏曰首止之盟義繫于齊桓之會王世子而不繫
于王世子會齊桓
朱熹曰春秋書會王世子與齊桓公也
呂祖謙曰會于首止凡太子來與諸侯與會後故不
可廢
又曰會于首止胡春秋謹始例論之詳確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程氏學曰齊桓公攘夷狄救中國會王世子于首止而諸侯盟于首止春秋之盟斯爲善矣故諸侯之所同志而鄭伯獨內棄諸夏外交夷狄上不順王命下不順伯者而逃歸不盟故六年啓諸侯之伐致新城之圍八年甯母之會不敢與盟而令世子聽命焉九年王人齊侯等盟于洮而鄭伯乞盟也噫以諸侯之尊始于逃歸而終于乞盟甚乎鄭伯之罪也襄七年陳侯逃歸義同亦棄中夏而從荆楚故也趙子曰凡

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故穀梁曰逃義曰逃也
君臣同辭逃者匹夫之事

謝湜曰諸侯盟于首止諸侯盟于葵丘王世子宰周
公不盟也齊桓假仁義以尊王室故雖與世子周公
為會然尊貴世子周公不敢與盟以崇大義也尊王
室以崇大義翼戴天子以示大順人心所同欲故稱
諸侯

胡安國曰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

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君臣父子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為中國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爲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鄭伯逃歸不盟

謝湜曰會王世子以尊周盟諸侯以崇大義春秋會盟未有善于此者也鄭文公從夷棄夏以畏楚之心背盟竊歸是以匹夫之行逃中國之義也書曰逃歸賤之也書曰不盟罪其違命也

胡安國曰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丘之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為幸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為貶故特書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

悔于終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名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于父子湯武之于君臣周公之于兄弟皆處其變者也

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呂祖謙曰鄭伯逃歸不盟逃只是潛身而歸欲連師而歸則脫齊必覺正如高祖脫鴻門相似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程氏學曰凡諸侯為人滅其國或見伐而出於已非其罪則于國末宜絶于其奔也則皆不名彼其義未

虧故可直于天子而求復也焉可遂絕之哉莊十年齊滅譚譚子奔莒僖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黄十年狄滅温温子奔衛不言出者國滅無出也二十八年衛侯奔楚是也若昭公三十年吴滅徐徐子章禹奔楚名者彼已服於吴而後奔無興復之志故也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昭二十三年莒子庚興來奔皆奪正而立者也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以王命絕之也襄十四年衛侯衎出奔齊昭三十年北燕伯欵

出奔齊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皆不能嗣守先業
上下乖離國人不君自取播越其位已絶故即名之
若哀十年邾子益來奔按此年公伐邾八月已酉入
邾以邾子益來八月歸邾子益于邾至是復來奔其
爲絶明矣
謝湜曰譚子奔莒弦子奔黄温子奔衛皆不名者君
有不屈之志邦有可復之道春秋未之絶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程氏學曰王道衰微諸侯不道執人之君者有之執人之臣者有之春秋舉天下之法以治之皆奪其爵而曰某人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執得其罪且歸于王故書晉侯然則其他貶而人者罪亦昭矣其因會伐入滅等書執而不曰人者繼上事於文不可更言某人故也如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得與侯執類乎舉此一事其類可知諸侯無罪為人所執于理何可絕故悉不名惟莊十九年宋人執滕

子嬰齊宋既稱人滕子復名者兩俱有罪爾
謝湜曰晉獻公襲人之國而執其君惡之大者也凡
執諸侯執者皆奪爵稱人見殺者皆不名以執者無
道而見執者無可絶之罪也虞公非有大惡加民也
以一國君主而見執于人者特以無後慮而已百里
奚宫之奇去而虞國空虛虢亡而虞國單弱方是時
外無鄰國為之援內無忠臣為之輔虞公措身于國
勢若匹夫故獻公還師館虞而虞公見執矣有國家

者其可以無藩垣之蔽股肱之助哉書執虞公所以
為後世戒也是故非王命而執人為不義為君主而
執于人為不智
胡安國曰公羊子曰虞人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
也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矣若夫虞公地之
縕于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氏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
猶衆執獨夫爾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
紂是也貴為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

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不言以歸驗其為匹夫之實也書滅下陽于始而記執虞公于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呂祖謙曰晉滅虢當時桓公既為霸主何故聽晉如此縱橫蓋當時天下紛亂亦救不得許多頭項最是夷狄極盛所以先去伐狄而次伐楚又何暇伐晉又曰執虞公以媵秦穆姬媵是使賤者為之以此辱之正如石勒使晉帝青衣行酒相類

春秋集義卷十九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陳際龍